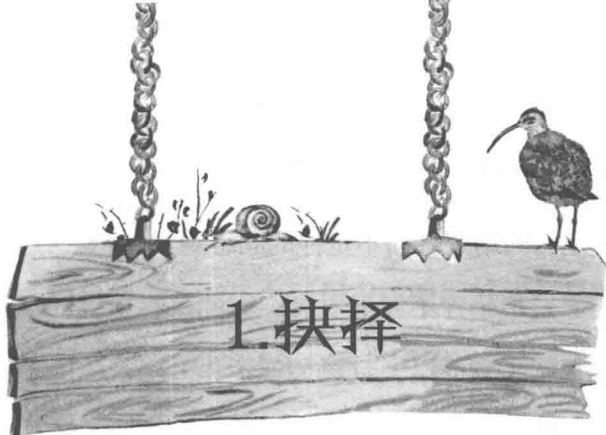




有的小孩爱和两条腿的人类做朋友，有的小孩爱和四条腿的动物打交道——只要一上瘾，根本就停不下来。

玛德琳简直爱死了人类，普普通通的两条腿的人类。她喜欢学校里和她舞蹈班上的女同学，喜欢在超市、游泳池、图书馆认识的新朋友。通常情况下，如果你喜欢上别人，别人也会对你产生好感。于是，玛德琳收到了很多聚会和通宵派对的邀请。可要是她全部接受，恐怕每个晚上她都不能在家里待着了。玛德琳非常漂亮，有着丝滑的金发、湛蓝的眼睛。她笑起来无拘无束，笑声极具感染力，听到的人会禁不住赞叹生命的美好。

弟弟罗洛比她小两岁，却一点儿也不像她。他不关注人类，把心思都放在了那些躲在石头下、教堂房梁上、公园土

堆中的小动物身上。如果他写生日贺卡，收卡人极有可能是那只断了尾巴的蜥蜴，而不是他的同班同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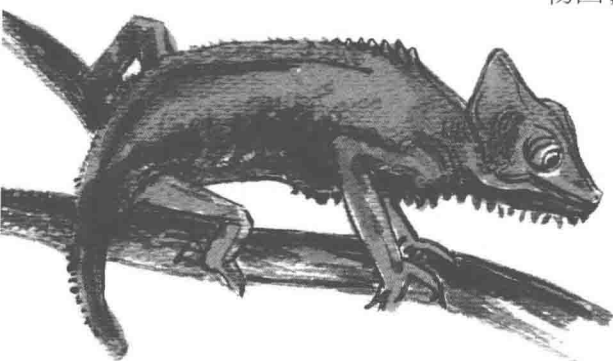
其实那只蜥蜴并不属于罗洛，它的家在伦敦动物园，罗洛只不过认领了它而已。动物园在运作一个很棒的项目，鼓励孩子们做动物的领养人。罗洛6岁那年，爸爸妈妈带他去动物园，让他挑选了自己心

仪的动物。

那些招人喜爱的动物，比如树袋熊、婴猴、毛茸茸的袋貂之类，全都是孩子

们认领清单上的大热门，可是罗洛一向只爱蜥蜴。就在他与斯顿皮四目相对的那一瞬间，他就知道，这只蜥蜴已经非他莫属。

玛德琳和罗洛住在伦敦南区一间舒适公寓的第一层。他们的父母聪明、善良、风趣，可是工作却老是让他们抓狂。汉密尔顿太太在经营一家实验剧团，剧团上演的节目很有意思，却一直亏本。汉密尔顿先生是位设计师，主要为别人家装修房子时出谋划策。



夫妻俩都要长时间工作，根本不能准点回家。玛德琳刚刚上学，而罗洛还是小毛头那会儿，一家人的日子过得颠三倒四。随着玛德琳逐渐长大，情况才有所好转。尽管玛德琳爱玩，爱买衣服，爱和朋友一块儿出去，但是她乖巧懂事，很快就当起了大管家。她写好便条，提醒妈妈去干洗店取罗洛的外套，还有与牙医预约看病的时间。她打电话到爸爸办公室，请秘书转告爸爸，有客人从香港过来看他，现在正在厨房里吃面包圈。此外，几乎每个早晨，都是她找到爸爸妈妈落下的汽车钥匙的。

最最难得的是，尽管罗洛与别的男孩的兴趣不大一样，玛德琳却把他照顾得妥妥的。当有些人傻傻分不清臭鼬和蜥蜴，把罗洛惹毛的时候，玛德琳会哄他开心；当家里的清洁工要丢掉罗洛放在床下罐子里的蜗牛的时候，玛德琳会及时阻止；当罗洛被噩梦惊醒的时候，玛德琳会第一时间出现在他身边。玛德琳对罗洛的关爱——她当然爱他——出于姐弟之爱，却又超越了手足之情。她似乎能看透罗洛所有的心思。而罗洛呢，一进家门就开始寻找玛德琳的身影。看到玛德琳在家，他会轻轻地舒一口气，然后走进自己的房间，埋头忙活去了。

日子过得顺顺当当，谁也没有料到会发生变故。就在玛

德琳11岁那年夏季学期开学的时候，汉密尔顿先生接到美国一所大学的聘书，请他到纽约教授一门设计课程，为期两个月。学校会为汉密尔顿夫妇提供一个单间，但对两个孩子的安排只字未提。

“我们不能丢下他们不管。”汉密尔顿先生说。

“可我们也不能带着他们啊。”汉密尔顿太太说。

“那样的话，我们只好拒绝喽。”

“没错。”

可是，那所学校开出了很大一笔钱，而这时家里的汽车又出了问题，发出可怕的噪音，公寓门上的信件投递箱也不断收到账单。

“要不我们把他们送到乡下去。他们原本就该在乡下待着，”汉密尔顿太太说，“孩子原本就该住在乡下。”

“可是去哪儿呢？”汉密尔顿先生问道，“乡下有合适的地方吗？我们能把他们送到什么地方待上整整两个月呢？”

“不如把他们送到苏格兰边境那儿吧。把他们送到科洛岩城堡，托付给乔治叔叔好了。我一直都有这样的打算，只不过……”

汉密尔顿太太迟疑了，谁叫乔治叔叔住在英格兰最最寒冷、最最荒凉的地界，而且还是一个坏脾气的怪老头儿呢。

“我们还是问问玛德琳的意思吧。”汉密尔顿先生说。

他们把消息透露给玛德琳，玛德琳马上就拿定了主意。没门儿！她在心里说。她还要参加四个聚会、学校组织的参观芭蕾舞团活动以及学期末的戏剧演出呢。她可是被大家推举，出演《爱丽丝漫游奇境》的女主角来着。再说了，据她所知，乔治舅公的城堡根本不像动画片里的城堡，没有闪闪发光的塔楼，也没有王子。其实它很另类，是那种在历史课上才能看到的古董，有城墙，有励志格言，说不定还有老鼠。

“也就是说，我们得整天穿着雨鞋喽，”玛德琳说，“可是我没有啊。”

罗洛正趴在地板上，为动物园里那只蜥蜴的邻居马来貘画像。这时，他抬起头，说：“我有啊，我有雨鞋。”

汉密尔顿夫妇没有吭声。那所学校开出那么一大笔钱，足够他们回来后修好汽车、还清账单了。虽然如此，他们也只有保持沉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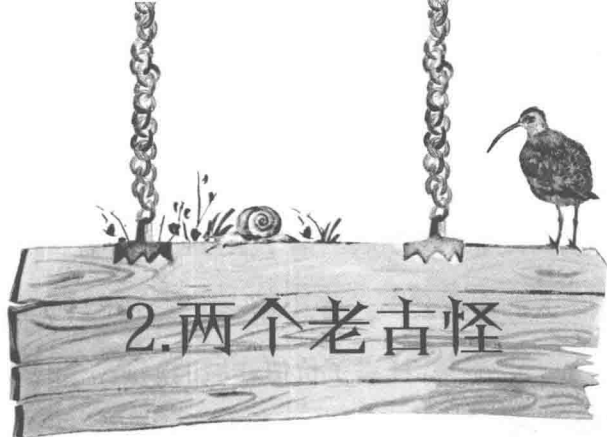
而且沉默了好长时间。

玛德琳是个善解人意的乖乖女。乖巧的人会吃亏，可是没有办法，她就是这样的秉性。

“那好吧，”玛德琳终于发话了，“但是我要一双漂亮的绿色水鞋、一顶防水面料的帽子、一件阿兰牌毛衣，还有一个

三彩的手电筒……”

这就是玛德琳。只要能财大气粗地买东西，她马上就会欢喜起来。



周六是城堡开放日，有各种要忙的事。所以，乔治爵士起了个大早。

他把两条嘎吱作响的老寒腿拖下了床。那是一张四柱床，床尾用一只木头鱼缸支着，紧挨着卫生间。家里没有热水，可是他已经习惯了。说实话，锅炉几乎和他一样高龄呢。对于那些贪图享受的人来说，科洛岩可不是什么好去处。

没过多久，乔治爵士便收拾妥当。他的头发已经稀稀落落，所以梳头对他来说，变成了一桩危险的事儿。他用梳子轻轻地拢了拢稀薄的头发，穿好羊毛衬裤，套上了那套冬夏皆宜的芥末色粗呢外衣。因为是开放日，他还特意打了领带。那是一条军服领带——战争期间，乔治爵士一直在军队服役。他的一条腿受过伤，至今还一瘸一拐的呢。

“好啦！开工喽。”乔治爵士自言自语。他走到壁炉前，去拿那串放在盒子里的钥匙。盒子上方挂着一幅油画，上面画着一头硕大的白色公牛。曾几何时，乔治爵士卧室的墙上

挂满了价值连城的油画，如今都被变卖了，只剩下这幅公牛图。接着，乔治爵士下了楼，逐一打开博物馆、地牢和军械库的门锁，好让那些来城堡参观的游客觉得，他们的钱没有白花。

因为是开放日，所以乔治爵士的妹妹，艾米丽小姐，也起了个大早。她拿出比往日更多的耐心，把细细的花白发辫盘在头上，然后穿上那条自己编织的棕色羊毛长裙。这条裙子她已经穿了好多个年头，有些贴身。好在她身材娇小，屁股不大，所以穿上去倒也不怎么难看。艾米丽小姐还特意系了一条丝巾。雪纺绸质地的丝巾十分轻薄，看起来一点儿也不结实，却



是艾米丽的最爱。当初有一窝田鼠看中了沙发下面那块宝地，一心一意想在那儿繁衍生息。艾米丽收拾鼠窝的时候，在沙发垫下找到了这条丝巾。丝巾散发出一股淡淡的鼠味，她却一点儿都不在意。

艾米丽去拿钥匙。她的钥匙也放在壁炉那儿，只不过壁炉上方挂的不是一幅公牛图，而是一幅母牛图罢了。跟哥哥乔治一样，艾米丽卧室的墙上也曾经挂满了价值不菲的油画，如今也都被变卖，只剩下这幅母牛图。

家里的第三个成员，乔治爵士与艾米丽小姐的堂弟霍华德·珀西瓦尔，开放日从来都是足不出户。霍华德已到中年，留着花白的八字胡，生性腼腆。只要遇见的人不是超过二十年的老相识，他准会一溜烟地跑过走廊，躲进自己的房间。

艾米丽一直指望着霍华德能帮忙。他原本可以做很多事情，去讨游客欢心，可是艾米丽知道，劝他根本没用。唉，腼腆一旦过了头，就会变成一种病。她敲了敲霍华德的房门，告诉他今天是城堡开放日，然后便下楼进了厨房。她看见格罗夫太太——村里过来的帮工，正在那儿忙活早餐。

“霍华德先生还是老样子吗？”她问道。

艾米丽叹了口气，摇了摇头：“他都把门给闷死了。”

格罗夫太太慈祥的圆脸上闪过一丝不快。毕竟是她给乔

治爵士和艾米丽小姐出的主意，要他们对自己的堂弟严厉一些。大家在开放日都忙得不可开交，霍华德怎么也得搭把手吧。不过，格罗夫太太只是淡淡地说：“我去煮咖啡。”

艾米丽点点头。她穿过厨房，来到储藏室，去看自己为礼品店制作的宝贝。

一般来说，那些花钱参观城堡和古宅的游客都会买些纪念品。艾米丽已经尽了全力，她用纱布——那种制作绷带的纱布——缝了三个薰衣草香袋，里面塞满了从花园里采摘来的花穗。其中一个香袋有点儿漏，另外两个完好如初。反正到目前为止，还没有游客买过香袋，今天的存货量应该绰绰有余。艾米丽还备好了两钵用来熏房间的干制玫瑰花瓣，叫“添香苑”。可惜的是，城堡里户内户外一样潮湿，如何让物件变干燥成了一个难题，所以，钵底的玫瑰花瓣有些发霉。此时此刻，艾米丽正把司康饼^[1]装进塑料袋，并贴上“科洛岩糕点房出品”的标签。标签倒也名副其实——昨天艾米丽还亲自下厨，在那个古老的火炉上烘焙司康饼，而且居然没有烤糊！也许司康饼的边沿有点儿发黑，但确实没有糊掉。

凡事不能泄气，这才是关键。艾米丽当然懂得这个道理，

[1] 司康饼，一种英式快速面包，口味可甜可咸。传统的司康饼以燕麦为主要材料，呈三角形；现在的司康饼以面粉为主要材料，形状多样。——编者注

不过有那么一会儿，她还是感到难过和气馁。她心里清楚，无论自己怎么拼命，哪怕用上一百年的时间，她的礼品店也赶不上萃贝楼的礼品店。人家的礼品店才叫排场呢！它出售装饰有萃贝楼盾形纹章的桌垫、从哈罗兹百货公司倒腾过来的毛绒玩具、歌颂大自然的诗歌集，还有刺绣茶巾。出了礼品店就是茶点室，里面有举止得体的女招待，有轻柔舒缓的音乐。

难怪人们会在布拉佩斯路口左转，放弃科洛岩，直奔萃贝楼。世道也未免太不公平了——萃贝楼的主家压根儿就不差钱，他们只不过是想要更多的钱罢了。需求和欲望压根儿就是两码事儿嘛。

“一定要迎头赶上。”艾米丽小姐给自己打气。她才不会向绝望妥协呢！她一向有大把的好主意。这不，昨天她刚刚在一个废弃的亚麻布袋里找到一些旧线团，正好用来织手套。虽然有些线团被虫子蛀了，但剩下的还是绰绰有余。

与此同时，乔治爵士正忙着将自己精心为游客布置的展室的房门一一打开。他是个讲究隐私的人，听凭别人在自己家一边溜达一边高门大嗓地评论，其中不乏粗口，他就很是难为情。不过，只要他拿定了主意，就决不会轻易回头。他辛辛苦苦，为的就是保证那些来参观的游客钱花得值当。

因此，乔治爵士在桌球室里塞进了各种各样的物件——一台他祖母的旧缝纫机、一匹断了一条腿的摇摇马和一箱他小时候在海边捡到的石头。他在门上贴了一张大大的标识，上面写着：“博物馆”。

下面的地窖里，乔治爵士收藏了一些稀奇古怪的老玩意儿。这些玩意儿原本就可以充当刑具——脱水机锈迹斑斑，洗衣女转动它的手柄时，手臂会被扯得生疼；巨无霸的洗衣盆里装上水，能把人淹死；可怕的锅炉只能从下面烧火加热，能把人烤焦。乔治爵士在门上贴了一个“地牢”的标签。他还弄了一个军械库，里面陈列着他参加战争时扛过的步枪、儿时玩耍的弓箭，还有他零零散散找到的各种各样的长矛、战戟和斧头。

同样，乔治爵士一边抹去展品上的灰尘，抚平贴在木地板破损处的“危险”标识，一边小心翼翼地不让自己感到气馁。其实他心里清楚，只要有一辆车驶向科洛岩，就会有十辆车开往萃贝楼。也难怪他会胡思乱想。人家萃贝楼的地牢那才真叫有料呢！里面有颈铐，还有将人折磨致死的肢刑架。萃贝楼博物馆里收藏的戒指都是无价之宝，军械库里陈列的武器都是查尔斯一世时期的古董。反正萃贝楼的主家阔气得要死，乔治爵士却寒酸得要命。

十点钟，格罗夫太太的妹妹来取门票。她带来一个鼓鼓囊囊的帆布口袋，里面装着村民们给博物馆和礼品店送来的物件：邮电所的女所长清理阁楼时，找到了祖父战时保存防毒面具的旧纸盒；琼斯先生又为礼品店制作了一个拼图玩具。

琼斯先生曾是教堂管事，退休后干起了浮凸雕刻的行当。他把图片粘在胶合板上，再把胶合板切分成波浪状的小块，一个拼图玩具就做好了。好心的琼斯先生把拼图交给艾米丽小姐，让她在礼品店里出售。今天早上他送过来的那幅拼图画的是一个南瓜和两个西葫芦，而他居然有本事把画面切分成27块。

这时，格罗夫太太和她的妹妹支好了折叠桌，取出了找零的茶碟和门票，摆好了乔治爵士亲手撰写的城堡宣传册，开放日开始啦！



不过，这个开放日不怎么顺当。已经中午了，却只来了10位游客，还闹出了不愉快。艾米丽忘了关上自己的房门，结果一对夫妻领着两个臭小子进了房间，瞄上了她的睡袍，以为那是维多利亚女王穿过的。他们还以为参观房间是游览

城堡的一部分呢。没有人购买薰衣草香袋，一个红脸膛男人以拼接不够紧凑为由，要求退掉自己上周购买的拼图玩具。直到游客们走出城堡，开始在花园里溜达，乔治爵士和艾米丽小姐才松了一口气。

不过今天，他们没能轻松太久。这不，邮递员刚刚送来一封让人抓狂的信。信是乔治爵士的侄女帕特丽霞·汉密尔顿写来的，询问他们夏天能否让玛德琳和罗洛在他们这儿待上两个月。

玛德琳的父母在信中连声道歉，说他们不想麻烦亲戚。不过，如果孩子们能够成行，那就太棒了。

“孩子！”乔治爵士嘟哝着，靠在了椅背上。他的声音阴沉可怕，一副宣布“天花”或者“沉船”消息的语气。

“哦，天哪，孩子！”艾米莉重复道，“我怎么觉得他们有点儿吓人呢。尤其是很小的孩子。”

“孩子一般都很小，”乔治爵士没好气地说，“不小的话，他们能叫孩子吗？”

艾米丽几乎就要脱口而出了：现在不是有些熊孩子胡吃乱喝，长得很大块儿吗？——她在报纸上看到过这样的新闻——但是她忍住了。

“你说，他们会不会又哭又叫又……胡闹啊？”艾米丽怯

怯地问，“比方说，在楼道里扯根绊脚绳，或者弄出个苹果馅饼床？”

乔治爵士愁眉苦脸，直勾勾地瞅着窗外的公园。

“要是他们乱放鞭炮，惊动了那些动物，我不揍扁他们才怪呢。”

可是，打孩子的念头让他心里发怵。要先抓住他们，还要把他们放倒……而他即使能从椅子上起来，腿关节都和他过不去呢。要是熊孩子拼命挣脱，他该怎么办？

“熊孩子毕竟生长在城里，”乔治爵士继续发泄着不满，“说不定臭小子会扮作摩托车，整天‘轰隆轰隆’地制造噪音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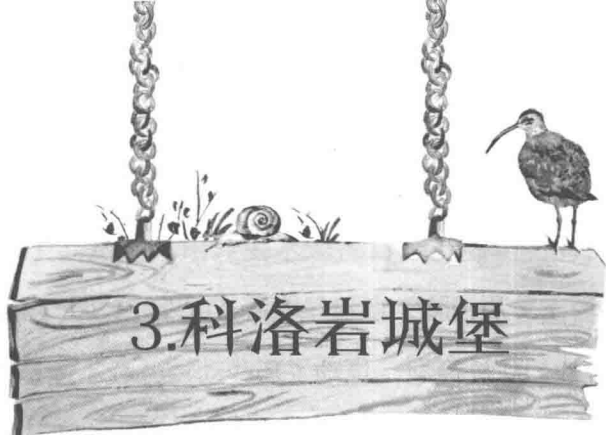
“小姑娘会穿着细跟鞋，拎着手提袋。”

接着是一阵令人郁闷的沉默。

“霍华德会不高兴的。”艾米丽说。

“可不是，”乔治爵士附和道，“霍华德一准不高兴。可是，孩子们是我们的亲人呢。帕特丽霞是我们的侄女。他们毕竟是珀西瓦尔家族的血脉。”

艾米丽点点头。血浓于水，这个道理她懂。于是第二天，他们写了回信，欢迎玛德琳和罗洛来科洛岩过暑假。



玛德琳站在院子中央，打量着四周的塔楼和城垛。

“真寒碜。”她说。

一般情况下，人们不会把“寒碜”一词用作城堡的修饰语。不过此时此刻，玛德琳的话倒也恰如其分。科洛岩的确显出了破败相。通往城堡正门的石阶上，疯长着一簇簇绿色、黄色、紫色的苔藓；那尊骑士雕像没有了鼻子；大门两侧矗立着两门大炮，上面布满了灰尘。

两位老人小心翼翼地走下石阶，前来迎接客人。他们看起来也很寒碜。乔治爵士弯下腰，准备和大家握手，可是他到底还能不能直起腰来，却好像没有了定数；艾米丽小姐穿着那条裙摆处脱线的毛线裙，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流露出担忧。

卡佳——罗洛原来的保姆——负责护送玛德琳姐弟俩。她是一位充满爱心的胖妇人，爱孩子，爱英格兰，却没有心思学英语。所以，她要么不说英语，一说就说得古里八怪。

“玛德琳在这儿，罗洛在这儿，”她说，然后用拇指指着自己的胸口，“卡佳在这儿。”

乔治爵士和大家一一握手。现在，孩子们来到了他们家，可是说实话，他们看起来并不怎么危险。玛德琳是个小美女，罗洛是个小不点儿，护送他们过来的那位妇人呢，第二天就要返回伦敦。

玛德琳和罗洛跟着艾米丽姨婆爬上石阶，穿过走廊，朝着房间走去。这时，一个身穿睡衣的人突然闪出来，和他们打了个照面。他们停下来，正要打招呼，不料对方看到他们后，却突然转身，一溜烟地跑了。

“哦，我的天哪！”艾米丽姨婆看着他没了踪影，这才开始讲话，“我还指望他能问候你们一声呢。其实他很有礼貌，就是腼腆得要命。”

“谁呀？”玛德琳问。

“我的堂弟霍华德。他不喜欢和陌生人打交道，可是你们是亲戚呀，我还指望……你们别介意啊。等大家熟悉了，他就会……喏，你们的房间。”